

余童冠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
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劍辟咄時也今老神志衰耗前後
遺忘閒者追念舊聞十亡八九因竊自慨炎暑友朋畏
熱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噉嚙呻吟兒輩濡筆錄之便數
千言雖卑汗庸俗可厭可鄙然疑疑信信實區蓋之談
殆與玉扈亡當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爲
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代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
蘊余之繆學雜舉臚傳風聽何能進於是不過從兒輩
咕囁而已雖然詎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

於博奕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
又將續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佩韋齋輯聞卷一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堯舜之臣禹稷契皋陶益皆有大功德於民者也禹受禪爲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爲殷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爲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侈矣皋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皋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

之命淑問如皋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嗇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皋陶尙爾而况不爲皋陶者乎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於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宏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矣許史袁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於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募禍之主有矣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

融殺崔炎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於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於國亡五六十載閒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子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弑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後邪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愍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旣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讖晉已非復典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閒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

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於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姜公之形肱臥闔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時竇憲薦

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喬固辭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於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楫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否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爲

重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於唐也

醯釋名苦酒卽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於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于後世亦尙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亦與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

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勵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焉唐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

俱被徵遂遁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于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戴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數言乃箕子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方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卽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語於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治資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先
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
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秦置宗正
漢因之以敘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郡國置
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
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元
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
世安有不知元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况操丕之姦
雄使元德而冒靖王之後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

人議之耶晉史自帝魏後賢否更張世無魯連子干
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讖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
羣以爲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
取類言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
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
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君今名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

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罪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耶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惑

於闇豎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閒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故苗昌言以爲漢魏閒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於神名臺云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眞漢魏閒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
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
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爲桀紂比奏
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
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
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
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
焉

仁宗一日問饗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
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一
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語
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
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
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
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賑
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

使來就食鄰境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尙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於冥冥之間耶

昌陵初卽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

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曹勲問曰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罔敢逾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曉其義聞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訢爲熹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日程秀才康節出肅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

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
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
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
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
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
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
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於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
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閒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
雁汜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
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
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
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宋說或謂宋以火德壬寅
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
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

巳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屬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剋金故避之然則歲時日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謂正月爲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事萬物肅殺當物而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尤不可曉惟寶萃唐詩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

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沿襲唐家故事案漢張敞曰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有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禧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眞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於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任訖於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

學海類編 一
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於此三月亦多禮
上吉日是知未嘗顧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騃故
魏人庾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
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
重而飴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酸且苦者爲賢色黑
而酸醜者爲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爲君子以家醪
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爲小人則
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密話退之
亦曰一尊清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
唐人好飲話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語
而樂天曰甘露太醅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
戶大嫌話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甕聞時香酷烈封
餅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賢
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
者密餽之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漢孝靈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談藪

學海類編
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錢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
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
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
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
金釁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
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畱君
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
謹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
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

考之似皆摭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
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
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尙賢者傷之後讀
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
尙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
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於眾
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

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考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尙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劇而觀其色九徵至人不肖得矣合二者而觀人亦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傅昭性篤謹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按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燕

饗亦或用之雖未見用於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于
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於諸
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人犯禮
甚於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會
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屬縣
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
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
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
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
烈於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勝
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
之意也唐人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
不過爲節物之戲玩耳

--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佩韋齋輯聞卷二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摹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試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穎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風廢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詩與序

學海類編
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其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於酒止猶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葦門味止園葵懼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於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爲善雖止扶桑浹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浹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疴坐

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耶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繚意繫我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從一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襦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尙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

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蓋可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直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

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戾雖老成之見與少年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閔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人曰我懷瘠曰我馬痛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者承小序誤故遷就而爲之辭耳

葛采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

舒遷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間
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伎伎
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雖也尙求其雌王豈
不念后乎木之懷也尙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
之憂如此王甯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
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
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君

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於此詩可以
見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謂
山有扶蘇指狡童謂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爲
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與之
狎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維子之故至不能食
不能餐子獨察我乎詳味此說則子正指昭公而狡
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旣長矣帥師救鄭再卻
齊侯之昏不可以爲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

學海類編 一
閱其微弱無忠良爲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譎諫安有
斥其君爲狡童而聖人錄之者褰裳之詩亦然子惠
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則褰裳而涉溱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君爲狂童
也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大
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天
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彊
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似也衣者天子之衣

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
變六言七非武公之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彊大中實
欲然真情發見不可揜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彊非得
天子命服不敢久安故六命七命皆可恃以爲安且
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証考之則周之失亦
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諸
侯專封而王不之問一失也三十六年潘父弑昭侯
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
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公二年曲沃莊伯攻

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
虢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
小子侯王雖不能卽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
緡又明年虢仲芮伯梁伯甸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
少振矣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爲諸侯五
失也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陵夷
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於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
於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
其心變焉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忠厚之
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爲忠厚也噫予于是
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師降而爲風自季札觀
樂已然非夫子刪詩所得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
簧執翽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
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

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衛之君與其大夫竝爲淫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於衛臣不得不從焉而心蓋有寓衛爲恥也故曰胡爲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爲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於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當於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天天之甚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矣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况於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弗納非有愛於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國人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

學海類編
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鄢顧
豈在于子封出車之時耶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閒道奔亡而
君猶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莊公絕矣
國之留賢者於遵大路之中執其袪執其手冀少需
之母我醜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矣
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
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

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
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爲柱三
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能
爲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韻仍各述所職
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
斛揚以箕他皆倣此後世遂爲詩體云

淇澳云菴竹猗猗注菴蓐也又爾雅菴竹篇蓄也似小
梨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云韓書作薄音篤亦云

蕭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榱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顏林竹兮榱石蓄晉灼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顏師古曰顏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榱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收則淇澳從來產竹明矣所謂菴蓐蕭蓄之類將

別有所據

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醱釀香夢怯春寒晝永簾垂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閨怨云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繭畱織征衫寄遠人漫題云南國傷讒緣薏苡西園議價指蒲桃惟遺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豕歸柘岡西畔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此詩尤

婉而成章者也

予於北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兵
習池醕酎不曾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甯
馨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兵事多賣降恐後乃指儒
臣以爲誤國此可以閉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
江總還家尙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鞏洛白首
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茶

馬司欲奪榮之鹽井而榷之公甫申省爭辨一聯云
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爲
其象人而用也蓋榮素無榷鹽之禁苟井隸茶馬司
則榷鹽將昉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
之作閒有牽彊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
紹興府余代爲賀劄有云翠節底公紅牙易鎮對揚
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
又曰大都之尹羣州之節式遄唐帥之行會稽所喜

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

黃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禩孫辟爲廣西經略司主管
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黃守吳朱守
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虛月朱後爲四川宣撫黃俾余
作劄賀之欲述其違遠戀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所
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由張籍
之致身

黃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甯府適歲歉米斗至錢貫
五伯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旣而

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參棗湯代之樂語云如此
風月夜顧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閒醒能述以文也
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
云試問夜何如坐看疏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
千里共嬋娟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幕
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於朝旨帶行秘書省正字
仍舊職其謝啓云夢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陪綸
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切中而事情
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多致宰
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宰
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旣得請
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固難免于眾譏然皋陶
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皋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
獻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
極於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
山林今有半閒之姬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兩

國賜號壽賢而新築亭於葛嶺私第扁曰半閒故也
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
付東西廳之問賈甚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
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
閒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豈
一時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
詩中作書詆佛譏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譏者沔水

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子謂山谷病起十詩以不愧少陵至曰潁川狂士邢尙書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天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鐫之一字雖爲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鐫乎父慈子箴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閒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年形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真旨不可具道嘗曰古之

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云

秦檜爲相怙權恃援沮復仇之議誅殺勲舊誣陷忠良死之日詔譔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孫迄宋之亡仕者不絕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閱四朝聞見錄遂以爲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平翕翕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在粘罕營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黃時稱徐揆段光遠

始繼之一日粘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
陳計俾於宗政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則
無遺類矣檜在傍曰尙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
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疏者有雖號同姓
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
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
室之獲免者眾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劉綽爲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
之米贏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
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
徇情不肯盡收入歷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
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
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
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剩錢一
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
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
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妄

作故也

建炎閒大臣薦瀘洲草擇彭知一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者令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毀棄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爲幕寮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問閔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

笑于傍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餅罄囂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嗇兮今豐昔窘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霑衣鶴翩翩兮夕饑鶴饑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

審而聽之吾史慙也余曰慙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
之任是狡也慙不得以受子之傭矣慙不足計也以
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真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
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
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澀也如初

佩韋齋輯聞卷三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雖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趙苞之破賊爲非以周虓之降秦爲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按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

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食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尙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於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卽所以爲孝也苞之與虓均爲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韙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

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爲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於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於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爲虓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爲人子者不忍於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爲人臣矣爲人臣而避其難可乎哉或曰如此則高帝分吾一棺羹之語然乎否乎曰是事不可同年而語苞之與虓皆爲人臣義不當顧私

學海類編 卷一
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不忍爲况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殺人之問曰聖人棄天下猶棄敝蹤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於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

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於帝按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之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那休屠數萬之眾皆徙入塞內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閒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於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

飛行挾日月者爲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爲相廳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於通衢李文靖公爲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興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於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

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甯壹曹參之于漢亦然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不衰

昔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往年予遊淮甸聞有以忠勇者朝廷累授節鉞謂在不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

世者不幸老而不死隳名損節爲萬世笑人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顏魯公死李希烈之難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貳爾心也使皆如彥回輩則國家亦何所賴於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家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卽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

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思陵幸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寮奔走泥淖有墜馬折臂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浮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君之佚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爲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會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

此意猶爲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賈誼謂嬰以廉恥故人興節行者此也

甯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鑑名京師日閱十人則卷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徹穆陵辭去君奇畱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年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拈筆書曰許負

往昔矣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邠州防禦使封成國公甯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甯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隕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力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師相幼嘗受教於卿
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
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
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爲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紉補穆陵見之蹙然曰
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
曰陛下內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樵採之禁仍置守
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關印歷明

書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
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
各置守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商
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
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帝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
三戶歲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
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
有八帝皆嘗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
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

一百五十開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赴闕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閒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得以珠翠爲飾時行在悉以璫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琅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璫璃假謂賈璫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璫璃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瞻乃欲敝精勞神於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廣苦心於文詞閒一日坐而假寢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以睡見一人止吾身中日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不樂後數日遇疾逾年而死宋淳熙閒成都倅秦奎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夷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爲深害至若

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曾子爲孔子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纂立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強記又嘗註論語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

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再上又非穎達倉卒閒答比何爲多誤如此紹興閒中書舍人張嶠代秦檜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劄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

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爲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譏
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穎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
于張嶠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
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
謹重殆可法也

淳祐閒行括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棄
淮棄蜀棄荆襄卻把江南寸寸量量得畝田多一尺
尺頭能有幾多長時宰聞之亟寢其事焉宋景文公
常言爲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

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宋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闥誚之札闥者世俗厭夢之
語謂書門也譏其好奇耳唐徐彥伯爲文率易新語
如以鳳閣爲鸚閣龍門爲蚪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
瓊岳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
颯犢後進爭效之謂之澀體則其札闥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高漸
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
人尊父嫗爲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爲淮

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爲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峰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壻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酺明皇訝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爲泰山或本諸此然于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妻妾爲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人

星之義歟

世謂大笑爲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高明少所推服及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則絕倒因歎息也北齊崔瞻使陳過彭城讀道傍碑絕倒從者以爲中惡史謂是碑瞻父爲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體歌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歎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萬一孫皓悔過徙都武昌增

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爲敵國元凱所慮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爲險武昌無重臣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歟

關節下所以通款曲於上唐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節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于帝則關節亦可云

關說打揲趙康靖公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安排又東坡與潘彥明書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

今俗以揲爲疊非也墨屎上武悲反下丑知反默詐貌見博雅

及列子力命篇鶻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欲相

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爲人糊塗呂原明家塾記

云讀爲鶻突食醫心鏡有鶻突羹正作鶻突字罷休

吳人言罷以休之方言也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屏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

劉陶上議曰屏營傍徨不能監併當俗謂收拾世

說長豫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狻猊不情貌周顛答
賓從絕句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回鶻爲風高今朝
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狻猊裝潢俗云羅列張大
貌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秘書
省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跋不振貌酉陽雜俎載
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下踏跋不肯下錢慄慄迫
促苟簡貌王褒洞簫賦慄慄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
嗥嗥寂靜也音與慄慄同而義異唐突振觸貌馬融
長笛賦曰瀉瀑噴沫犇逐碭突李善注碭趙郎切李

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畱餘跡而曹子建牛鬪詩行至
土山頭歛起相搪突則唐又作搪旁午儀禮曰度尺
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
云主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
施行樓羅蘇鶚演儀曰榦了之稱孔齊文宣時王昕
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
羅人著而南使顧歡傳曰蹲夷之義樓羅之辨又說
苑載朱貞白詩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五代史劉銖
傳云諸君可謂僂羅人矣則又加人焉卑末伶人自

稱欒巴傳雖榦吏卑末皆課令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欽順釋文云留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緱氏城拜公孫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談諧貌屈原卜居云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異聞錄薛防作霍小玉傳云大歷中寄附鋪侯景家倚撫徧拾人善惡貌文選曹子鑑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

病唐書來俊臣倚撫諸武韓退之石鼓歌倚撫星宿遺義娥跋扈毛詩無然畔援鄭註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軍西京賦睚眦拔扈拔卽跋也媒檠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檠其短孟康註媒猶酒教檠謂釀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蝎以疑之蓋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蠹之語絳門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絳闔而不通黜黜上音紙下音主衛恆說字勢曰或黜黜黜狀似連珠勞曹初怛公緩嘯

賦訇磕勞曹懊懜晉禮儀志有懊懜歌鑿糟見漢書
鑿皋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領
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之
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因與參
知政事李昌陵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
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爲上宰鎖繼恩
而迎真宗于南衙卽位繼恩等尋被誅竄然昌裔之
孫逢聞其祖之語猶與方伎李士甯醫官劉育蠱惑

宗室世居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太祖
六世孫也剽竊此說逼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歆
血而盟以倖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
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懼歸命
後爲人以檄文訐之亦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月
駐蹕於越上越縣丞婁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
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功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
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
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
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
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
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
違天鑑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

宗覽之大寤遂詔太宗正要定郡王令疇訪求宗室
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于是阜陵實在
選中自後光甯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說始驗然
一語不謹既誤繼恩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
子崧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季生僥倖
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也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爲作頌曰人閒
萬事漚漚脂膩胷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鐵鏡非鐵
山中晦明昏曉嘆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萬四千

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錄之曰唯
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
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閭闔門上梁祝文
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
枚卜無違雕梁乃解綺習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
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真可共語
者也



佩韋齋輯聞卷四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
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按史記云兵車之會
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二蓋莊
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
十六年同盟於幽十七年同盟於幽僖元年會於榿
二年盟於貫三年會於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
於甯母九年盟於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

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
宋有弑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罪人不至
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
何爲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於鄆再
會於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
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
之盟遂人不服鄆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
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則霸業成
矣左氏于是會也爲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

自始霸之年歷數至於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
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
問行皆爲人也非爲己也孔子於學干祿則曰言寡
尤行寡悔於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於問
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返求諸己焉及子張
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
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
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詔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予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牆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嚮晦入晏息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况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

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慍不形於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於三已而不寤槩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陳文子與之同朝力
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於此時決去就之分
至於齊侯遇弒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矣
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爲仁哉未知焉得
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爲仁也擇不處仁焉得知
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孔氏以矢爲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
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絕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及
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爲否泰
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韓
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
亂之厭孔以矢爲誓非也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孔
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
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
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皋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
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爲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錄

之以俟後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之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脰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按杜詩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之又後漢馬援傳註云男子十五以上爲之束修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

無毀玷註束修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修爲束帶修飾不可以束修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學之至於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爲三月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箏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箏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未嘗無

詔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爲至齊而始聞之始學之哉詔舜之學也舜之後封于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使爲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齊其爲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詔則陳氏之得志於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爲學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時

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矣是陳之強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詔之歎孔子其能自己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聞詔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學海類編 卷一
言一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體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寬洪不佞則簡重意必本乎此非苟爲是言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聲或如字踧踖恭敬不甯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與不忘嚮君也而伊川答王信伯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

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語言顛錯容

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蘊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於桓文桓文之霸莫盛於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爲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變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

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乃不朝上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於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

因已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譎也

子擊磬於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責其果於忘世而不爲按孔子歷聘諸國獨於衛而擊磬何也衛自曠輒之亂父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擊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問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鄙哉言其闇於事也硜硜乎硜硜石聲也謂子擊磬雖硜硜有聲莫知己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之不知也於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爲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於始爲易救之於末爲難衛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爲三章後閱無垢張氏心傳錄於始云見善如不能及怠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湯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於惡也於善而不進於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

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足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而至於干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謂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吾不能矣斯言也豈非見善不及之謂乎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爲爲人君者言

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此爲爲人父者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鈛利禮記載子思答舊君反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於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

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讖緯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按史記索隱叔梁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婚于顏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匏謂匏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維其義一日讀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利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呶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厯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故

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意是固然矣然政之厯土之裂莫春秋戰國爲甚吾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彝倫叙人極立亂臣賊子懼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文之盛是豈以政厯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楊雄之輩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說命於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

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果與時高下乎哉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德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眞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兪典刑爭自濯磨於學亦不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蘄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於世是非光嶽氣分之病也人

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
五嶽之氣渾然合以大振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於
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
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
其與於斯文之興廢也耶抑無與於斯文之興廢也
耶